

三蘇策論卷之五

論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忽以盜
形容起
奇特

入里
克字斯
而又陡
然佳陡
然起真
奇絕文
字

論隱公里克斯鄭小同王允之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免表吾將老焉重障反謂公於桓公
而殺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望之人皆捕擊之矣望之人與盜非仇也以若不
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望之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為非嫡與桓均耳而
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人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章而讓桓雖夷齊何
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
一人而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為
戒君子之為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所為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
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
之足憂釋此不為而且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蝨草木猶足以殺人況其
所噬齒者與鄭小同為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
師曰盍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
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汚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始焉憂允之也孔子曰危邦
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

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歸震川曰空中發議千古奇文

論管仲

鄭太子華言於齊桓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為內臣公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而有費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管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心以刑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嬖之禍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子之也亦至矣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蓋過矣吾讀春秋以下史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為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為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篡殺之疑蓋萃於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以是廢之乃欲以為卿非盛德能如是乎故吾以為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漢晉武帝聞齊王欣之言而不殺劉元海符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皆盛德之事也而士之論者則以謂此七人者皆失於不殺以啟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刑重賦雖有田氏齊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敗漢景帝不害吳太子不用趙主王濞無自發晉武帝不立孝

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符堅不貪江左雖有慕容垂不敢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為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渾瑊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言之則不免為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下者上失其道望之人皆敵國也天下豪傑其可勝既乎漢景帝以缺鞅而殺周亞夫曹操以名重而殺孔融晉文帝以臥龍而殺嵇康晉景帝亦以名重而殺夏侯元末明帝以族大而殺王或齊後主以謠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羨武后亦以謠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為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乎又矣世之以成敗為是非也故凡嗜殺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為口實以鄧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與國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謂為天下以養生憂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後今吾憂寒疾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藥者也

論孔子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卽季氏將墮費公山弗佗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為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塞內不以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廢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為哉操以為千里之畿將不利已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於外從公者皆不敢入微子家羈亦亡季氏

此一較
量九分
明

之忌克伐害如此。雖地勢不及魯氏。然君臣相猶。蓋不滅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隨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為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畏之。與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能却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夫孔子盍姑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己之。在禮家施不及於國。大夫不收公秣。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為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暮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為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外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與曰。否。孔子寔與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偏黨。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與也。卑如出公之事。斷如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令而自服矣。此孔子之意也。

歸震川曰軍言得孔子用魯然子瞻於此處却看得分明

論周東遷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定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大
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遷王
之神靈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
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宜有意於遷哉
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讓田宅今平王
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
王之敗亦不減周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名存而寔亡也是何也則不
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
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於絳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
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興者也春秋之時楚大飢群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為賈
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陵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為灰燼
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道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
若宏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巢土為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日示弱實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
不果遷而晉復安晉哉道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

使平王有一王道。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郢。項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吾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

論范蠡伍子胥大夫種

越既滅吳。范蠡以為勾踐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同安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烏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寔者。何至畊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為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勾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清淨無為。以老於越者也。吾故曰。蠡亦烏喙者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為壽。連笑曰。所賢於天下士者。為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其富貴而誅於人。遠實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舍進退。未有如范蠡之全者也。而不全於此。吾是以累嘆而深悲焉。蘇子曰。子胥種蠡為人傑。而楊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疵瑕此三人者。以三諫不去。鞭尸籍館。為子胥之罪。以不强諫勾踐。而接之會稽。為種蠡之過。雖聞古有三諫當去之說。即欲以律天下。豈不陋哉。三諫而去。為人臣交淺者言之。如宮之青洩。殆乃可耳。至於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

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不受誅。子復讐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唯獨非人子乎。至於籍館閭閻。與群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勾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強諫以死之。則雄又當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兒童之見。無足論者。不忍三子之見誣。故為一言。

論商鞅

罪史遷
而商君
罪者不
可解

痛快直
截千秋
鉄素

不加賊
而上用
足不過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遊士。邪說說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為史。吾嘗以為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奸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三。則論商鞅。秦宏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宏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術。甚者則名寔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為聲色。敗遊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彊乎。秦之所以富彊者。孝公敦本力穡之功。非鞅流血剝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秦宏羊斗筭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之言曰。不加賊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勞。則秋旱。不加賊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賊也。二子之名在天下。如蛆蠅。豈微也。言之則汗口舌。書之則汗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膏血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然其言之便已也。夫堯舜禹湯。世主之父師也。諫臣。剋土。世主之藥石也。恭

設法陰
奪民利
坡公此
論是萬
世理財
之所當
知惜乎
近世理
財者皆
見不及
此悲夫
雅化俗為

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為商鞅弘羊之術者。必先鄙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者。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所以人人甘之而不悟也。世有食鐘乳。無味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之所為。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為効之。世之服寒食散。直背噬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宏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無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論封建

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群臣皆以為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供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部。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為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強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為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併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又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為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為是。

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鄒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則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有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聞之與？故吾以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

論始皇漢宣李斯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瑯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奸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遺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遺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董卓，後唐張承業二人號良善，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邀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

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蔡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董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
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人主之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
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特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就誅而復
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
鞅變法以殊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
禁無不止鞅自以為執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敝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
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孰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
法令之素行而臣子之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勢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
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
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
聖人終不以彼易此鞅立信於徒本立威於棄反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
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真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忘太子亦不敢請則威
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
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
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
主之果於殺者

論項羽范增

漢用陳平計間諷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還卒伍。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去耳。然則當以何時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邪。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惟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私試問八首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也。請借漢以言之。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當時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仆滅而不復續。及至呂氏之禍。則猶異姓也。呂氏既已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至於亡國。乃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為變。則又過於異姓遠矣。文景之世。以為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至於武帝。諸侯之難少衰。而匈奴之難方熾。則又以為天下之憂止於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王既已無足憂者。而匈奴又破滅臣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於中絕而不救。則其所不慮之王氏也。世祖既立。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而下悼王氏之福。於是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為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搯腕而遊談者。以為天子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將而內脅其君。宦官既誅。無遺類。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之勢。其皆有以取之。與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徙移。其勢自有以激而不自知。與其亦可以理推力救而莫之為也。今將使事至而應之。患至而為之謀。則天下之患不可以勝防。而教化不可以勝變矣。則亦將朝文而暮質。忽寬而驟猛。與意者亦有可以長守而不變。雖有小患而不足惜者歟。願因論漢而極言其所以然。

私試策問第二首

問昔三代之際公卿有世而為之者士有至老而不遷者官有常人而人有常心故為周之公卿者非周名毛原則王之子弟也發於畎畝起於匹夫而至於公相則蓋亦有幾人而已士之勤苦終身於學講肄道藝而脩其廉隅以邀鄉里之名者不過以望鄉大夫賢能之書其選舉而上不過以為一命之士其傑異者至於大夫極矣夫周之世諸侯為政之卿皆其世臣之子孫則夫布衣之士其進蓋亦有所止也當是之時士皆安其習而樂其分不倦於小官而樂之為故其民事修而世務舉及其後世不然使天下旅進而更為之雖布衣之賢得以驟進於朝廷而士始有無厭之心矣官事之不修民事之不緝非其不能不屑為之也先王之用人欲其人人自喜終老而不倦是以能盡其才今以凡人之才而又加以既倦之意其為弊可勝言乎今夫州縣之吏有故而不得改官者盤桓於州縣而不能去久者不過以為職官令錄士而達者自縣宰為郡之通守自郡之通守以至郡守為郡守而無他才能則盤桓於太守而不得去由此觀之是職官令錄與郡守四者為國家棄材之委而仕不達者之所盤桓而無聊也夫以太守之重職官令錄之近於民而用棄材焉使不達者盤桓於其職此豈先王所以使人不倦之意與蓋亦有不得已也居今之勢何以使天下之士各安其分而無輕於小官何以使此四者流徙不倦而無不自聊頗之意其悲書於篇

私試策問第三首

問古者師出受成於學兵固學者之所宜知也今關中之事又諸君之所親履而目見者昔者六國之世秦盡有令關中之地不為廣也而東備齊南備楚近則備韓魏遠則備燕趙有敵國之憂而無中原之

助然而當是時也。攘却西戎至千餘里。今也天下為一。獨以關中之地。西備羌戎三方。無敵國之憂。而又內引百郡以為助。惴惴焉自固之不暇。以百倍之勢。而無昔人分毫之功。此不可不論也。古之為兵者。成其地則用其地之民。戰其野則食其野之粟。守其國則乘其國之馬。以是外被兵而內不知此。所以百戰而不殆也。今則不然。成邊用東北之人。糴糧用內郡之錢。騎戰用西羌之馬。是以一部用兵而百郡騷然。此又不可不論也。昔者衛為狄所滅。齊桓公以車三十乘。封文公於楚邱。及其末年至三百乘。故其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騷乳三千。以為資之四夷。則衛之所近者莫若狄。當是時也。狄與衛為仇讐。其勢必不以馬與衛。然則衛獨以何術而能致馬如此之多邪。今欲使被兵之郡。自用其民。自食其粟。自乘其馬。而不得其術。故願聞其詳。

私試策問第四首

問三代之祭禮。其存者幾希矣。其全國不可以一日而復。然今天下郡縣通祀社稷。孔子風伯雨師。與凡山川古聖賢之廟。此其禮尤急而不可闕者也。武王伐商。師渡盟津。有宗廟。有將舟。將舟社主在焉。則是社稷有主也。古者師行。載遷廟之主。無遷廟則以幣王為廟。不可一日虛主也。一日虛主猶不可。若無主而為廟可乎。是凡廟皆當有主也。今郡縣所祭。未嘗有主。而皆有土木之像。夫像安出哉。古者祭莫不有尸。詩有靈星之尸。則祭無所不用尸也。祭而不用尸者。是始死之奠也。不然。則是祭殤也。今也舉不用尸。則勿祭而已矣。儒者治禮。至其變尤謹嚴而詳。今之變主為像。與祭而無尸者。果誰始也。古者坐於席。故還豆之長短。簋豆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

其事之則俯伏而前而就也。鬼神不能諱諱與人接也。故使尸報王人。今也無尸而受胙於虛位。不亦鄙野可笑矣。夫今欲使廟皆有主。祭皆有尸。不知何道而可。願從諸君講求其遺制。合於古而便於今者。

私試策問第五首

問易之為書。要以不可為必然。可指之論也。其始有畫而無文。後世聖人始為之辭。蓋亦微見其端。而其或為仁。或為義。或大。或小。則付之後世學者之分。然世益久遠。則學者或入於邪說。故凡孔子之所為贊易者。特以防閑其邪說。使之縱橫旁午。要不失正。而非以為必然。可指之論也。是故其用意廣。而其辭約。竊嘗深觀之。孔子蓋有因爻辭而申言之。若無所損益於其辭之義者。甚衆。比之初六。有孚比之。死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小畜之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損之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大有之上九。自天佑之。吉無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佑也。夫既已言之矣。而孔子又申言之。使無所損益於其辭之義。則孔子固多言也。乃孔子則有不可勝言者。故願與諸君論之。

私試策問第六首

問古之為爵賞。所以待有功也。以為有功而後爵。天下必有遺善。是故有無功而爵者。六德六行。以興賢人。是也。古之為刑罰。所以待有罪也。以為有罪而後罰。則天下必有遺惡。是故有無罪而罰者。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是也。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惟幸其有功。故有以為賞之之名。惟因其有罪。故有以為罰之之狀。而天下不爭。今使無功之人。名之以某德而爵之。無罪之人。狀之以

其惡而誅之。則天下不知其所從而上。亦將既亂而喪其所守。然則古之人將何以處此。與方今法令明具。政若畫一。然猶冒昧以僥倖巧詆以出入者。又況無功而賞。無罪而罰。與古之人將必有以處此也。

私試策問第七首

問聖人之言各有方也。苟為不達。執其一方而輒以為常。則天下之惑者不可以勝原矣。昔者孔子以為喪欲速貧。死欲速朽。而有子以為非君子之言。乃孔子則有所由發也。善乎有子之知孔子也。語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易曰。觀盥而不薦。語曰。吾豈匏瓜也哉。安能繫而不食。易曰。以杞匏瓜。有隕自天。是二者其言則同。而其所以言者。可得為同與。王弼之於易。可以為深矣。然因其言之適同。遂以為訓。使學者不得不惑。亦不可不辨。

私試策問第八首

問古之作者。苟非聖人。皆有所偏。徇其偏則已流。廢其長則已苛。二者皆非所謂善學也。君子以其身之正。知人之不正。以人之不正。知其身之有所未正也。既以正人。又反以正己。此所以寡過而成名也。昔者韓子論荀楊之疵。而韓子之疵。有甚於荀楊。荀卿譏六子之蔽。而荀卿之蔽。不下於六子。班固之論子長也。以為是非謬於聖人。而范曄之論班固也。以為目見毫毛。而不見睫。自今而觀之。不知范氏之書。其果逃於目睫之論也。其未也。而莫或正之。故願聞數子之得失。非務以相高而求勝。蓋亦樂夫儒者之以道相正也。

永興軍秋試舉人策問